

顾星辰，捧书卷，冬可温

明天是小雪，虹藏不见，天气上腾，闭塞而成冬。每逢此时节，亦是一年近尾声，免不了自我回顾、思悟，与家人、亲友探讨，倾诉……顾星辰，捧书卷，冬可温。本期为读者推介几本书：青年作家祝羽捷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；宝岛“朱家三姐妹”笔下读书人家的温馨与闪光日子；“安妮宝贝”成为“庆山”后继续探索，交付灵魂与他人共享；评论家项静书写朴素故乡人的自持自守与奋力生活……

时光流转，环境变迁，生命中最珍贵的是什么？希望这些书伴你思索，为冬日带来温暖与慰藉。

《羽来信》是一本关于爱、信念与困惑的书信集，读后—— 你是否有写一封信的念头？ 给他人或自己

◆ 嘉时



国》导演陈晓卿畅谈美食与童年记忆，“踏踏实实做一个吃货也蛮好”。而在一个人创造一片花园的过程中，作家石康将生命中不可忽视的时间投注于花花草草，它们也成为了自我的一个参照。匠人精神中对技艺的专注也会为人带来莫大的慰藉，她向作家葛亮说起古老技艺的消亡，“人生的反讽之一，你明明揣着无价之宝却漫不经心，时过境迁才会体会其中富含深意的内涵，在拥有和领悟之间总横亘着时间差”。

作家李西闽不避讳自己的抑郁症，谈起无法控制情绪时的痛苦体验，也谈到抑郁症患者被普通人误解为“矫情”的无奈。祝羽捷也分享了一位非常优秀却遭受抑郁症困扰的朋友的故事，在反思中提出：“我们到底有没有正视自己的暗面，我们的悲伤也许更需要被看见。”

在书信对话中梳理认识自己

回归沉静的思考，梳理内心的思绪，写信其实是一个看见自己的过程。经历过一趟书信之旅，祝羽捷在后记中写道，“写信不但是写给对方，也是写给自己，是一场自发性的提问，也是自我净化，让内心的声音流淌出来，穿越云山雾罩，拨开层层荆棘，逐渐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。”

《羽来信》分为六个部分：与她们同行、任何微小的美好都不容小觑、爱与艺术是见自己的过程、向人生发问、当年轻人问年轻人、何为理想生活，包括《30岁就是那道帮人顿悟的光》《时间与寂寞自会淘洗掉生活的杂质》《选择了就去努力，放弃了就不必纠结》《当一个抑郁症朋友没有赴你的约》《我是个年轻人，我只想开书店》等篇章。

读这本书的你，也许会在其中经历一次自我的梳理与明确，有许多想说的话，有想要慢慢地写一封信的念头……

(中信出版·大方，2021年10月)

“朱家三姐妹”亲情·相聚·回忆三部曲 读书人家的爱 光阴与闪亮的生命故事

◆ 七七



无论从写作密度还是高度来看，宝岛台湾的朱家都是个文学传奇。父亲朱西甯是优秀小说家，莫言把他看作自己“真正的先驱”；母亲刘慕沙是日语翻译家，翻译过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。三姐妹均是作家，大姐朱天文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；二姐朱天心多次荣获文学奖；朱天衣成名小说有《孩子王》等。

“朱家三姐妹”亲情·相聚·回忆三部曲近日出版，内含三姐妹首部亲情佳作合集(1册)和朱天衣个人全新散文集(2册)，动情讲述读书人家的爱与光阴，以及那些闪亮的生命故事。

《桃树人家：读书人家的光阴》集结三姐妹的亲情之作，由朱天衣选编，向读者呈现出一个读书人家的相守日常与丰实光阴。家是来处，亦是归途，给我们走下去的勇气，家人间的温暖情谊，童年的零食、游戏、家族故事……流淌在眷村的少年时光里，也流淌在读者的心里，弥足珍贵。

朱天衣说：“出这本《桃树人家》是想透过我们仨的书写，使读者更明了我们姐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，看似无为的父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无形地影响了我们，生命中许多信念价值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而来的。”

《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》是朱天衣的山居生活随笔。她描绘了一个忙碌的都市人向往的桃花源——在这里，有各色香草瓜果，山野云雨和淙淙溪流；有自家个性十足、淘气顽皮的狗狗鸡鹅，虫鱼鸟兽；

还有不时以瓜果馈赠的好邻居，一同守护这片自在生存的土地。在这里，她远离孤独感，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，每天都是相聚的喜悦。

在《生命中那些闪亮的日子》中，朱天衣打开回忆盒子，讲述生命故事：从巷弄风情到旅行胜地九份、金瓜石，从夜市爆款蚵仔煎、鼎边铤到眷村妈妈拿手的荠菜饺子、客家粽，从恐怖传说到亲身经历的

故事……不仅是一代人青春记忆，也是一本地道的文化手册。

她的文字，是丽日晴空下的一根晾衣绳，一端系在温存往事间，一端系在对读者的信赖上，绳子上搭着的就是我们展卷后会思想起的自己享受过的闪亮的日子。“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是否你还记得，永远地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”

在三本书中，读者可以从文字中看到三姐妹的纯真、雅致、诙谐，对细节的绝对尊重。在她们笔下，一座老屋、一猫一狗、一蔬一饭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事，都是最值得奔赴和倾尽心力的事。她们紧紧抓住生活的毛细血管，在岁月流迁中，坚持用笔记录、传承一切珍贵的事物。而这些小家的记忆，以一种温和、柔软的姿态，去触碰人们心底最诚实的情感，思想起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闪亮的日子。一本书不知不觉看完，合上之后，也会有文中作家回到旧屋的感慨：这里曾容纳那么多事情啊。

(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21年10月)

循规蹈矩去体会他人内心的风暴

◆ 项静

到2020年，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活的时长，乡村和乡土写作也不再是备受关注的题材。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什么？记忆也越来越空疏，但我所经历过的那个乡土生活本身一定有其扎实的部分，仍然有人在那里生存繁衍，跟它一起经历转型和变迁。我想用一种绵密的语法去表现那里的生活——物质、人情、心灵与农耕社会的日常，看似沉默之处的暗流，人们潜在的精神空间。

我的大家族里面，每一代都是女性比男性有性格和出息，比如我的四位姑奶奶，她们高寿、健谈。其中，二姑奶奶最为突出，她跟我的一位堂爷爷见面经常有说不完的话，谈古说今，战争，生死离别，每一个认识的人被他们仔细地咀嚼着讲述着，有了一种精神的意味。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乡村之外，我更想书写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，让人活着的那种无形物，一个更难被捕捉的对象。由此，我写了这个空间中身份比较特殊的人，比如赤脚医生、老人、牺牲的老兵、电影放映员、乡村教师，那些离开者，我想写的是他们坚韧的生命。比如《壮游》中的老太太，她的守候和活着中葆有一种壮志，会感染和治愈沮丧的生命；《清歌》是乡村社会内部的爱与怨，是细微的情感角力，也是那个让人迷恋

的人情社会；《三友记》中的三位乡村医生，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，有过很多秘密与暗夜，他们靠着内心的简单、坚定泅渡无数暗夜。

《清歌》最初的立意是故乡人物系列，随着书写的进行，特殊的地域、乡土、农村等概念好像已经不再有边界的作用，人的精神和生存总是会溢出人为的边界。而且对于村庄文学修辞中的寓言、苦难等，我采取了回避的方式，并不是假装看不到这个方面，而是过往的文学已经书写了太多，没有必要刻意再去添一笔，哪个地方的普通人不是在自持自守呢。我只想写那些记忆中非常有光彩的人物和他们奋力生活的痕迹、形状。我尝试去讲述一个狭小空间里生命之间的精神传递，有一个偶像就像一盏灯在前面，后来者潜移默化地被偶像的光芒所吸引，哪怕拍电影这种不可能的事情，也在孤注一掷地坚持着。那个最初的光芒发出者，那种充满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内敛的，他们在内心默默含着这种美。比如《宇宙人》的结尾是我老早就想好的，来自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《神奇的宝贝》，少年宝贝有带来电灯的神奇功能，他不想做宇宙人，祈求



变成一个普通人；作为观众的我却一直渴慕着宇宙人，小说集中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或者一直是我的宇宙人。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不愿意再去拜访的偶像，宁愿他们留存在记忆中的高光时刻。乔治·奥威尔在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的开篇很有感情地写过一段话，“我喜欢他，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。可是我也知道，要保持我对他的第一印象，我必须不再见他；不消说，我的确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在西班牙，人们总是这么萍水相逢。”我明白那种感觉。

我是从评论写作者转换路径变成小说写作者的。我愿意选择一种最普通的方式，循规蹈矩去体会他人内心的风暴。小说集中有抑制不住的抒情和评价，重复最多的是“傅村人”，他们是一个未名的群体，有时候是批评它的，它见风使舵，现实势力；有时候它又温情脉脉……风吹过来他们的消息，是我心里的歌。清歌散新声，绿酒开芳颜。清歌就是它表面的意义，不是浓烈的歌声，不是引吭高歌，只是轻轻哼唱一下，愿你听到这首歌。（本文为小说集《清歌》后记选编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21年8月）

庆山全新散文集《一切境》 坦露内在的纯然，坚毅前行

◆ 木子



《一切境》是庆山（安妮宝贝）2021年全新散文集。《一切境》留下了庆山最近几年生命活动的痕迹与标记，她将数年的日常观察、旅行、阅读和思考，作三言两语的灵光一现的直觉式表达，仿佛是与知己谈话，诚恳、单纯而率性；也是在跟自己对话，倾听并调驭内在的自我，在觉悟之路上，克服如临渊一惧的惊悚，要无畏、坚毅地前行。

在这本书中，所有隐秘而深刻的记忆和情感坦露无余，而思省的成分在日益增加。作者一直向内，退回到灵魂的深处，寻找让生命自在、宁静的丰沛源泉。

“那光亮与能量还是如此真挚而强烈”，经历二十余年写作，从安妮宝贝到庆山，文字的力量一直都在，影响无数读者并抵达他们的精神生活内核。前方路途迢遥，相信所有相通的心灵终将相遇。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1年11月）